

感悟

□杨勇全

人们习惯在自己知道的事物上发表不知道的看法，且乐此不疲。近日校园内那棵有着40余年树龄的白杨树被伐，引来不少不知情的居民议论纷纷。

乙巳蛇年小暑前夕，骄阳似火。在一阵刺耳尖利的电锯声中，校园西侧锅炉房前那棵伫立近半个世纪的大杨树，终究还是倒下了，如同一位见证学校发展壮大的老者，悄然闭上了眼、停止了呼吸一样，令人唏嘘不已。

这棵杨树挺拔高大，枝繁叶茂，树身逾10米，从顶到底布满裂纹，如同条条青筋暴起，堪比肩四层楼房。树围近两米，一个壮年人揽不住，树冠覆盖范围约30余平方米，多半枝条密匝匝舒展在锅炉房顶，遮挡骄阳，该树仿佛成了小屋不折不扣的“保护伞”。

这是黄土高原上极普通极常见的白杨树。它不是钻天杨，因其长叶子前会吐出来一嘟噜一嘟噜麻絮絮，钻天杨则不吐絮。它也不像毛白杨，因麻絮絮脱落即长出嫩叶，不同毛白杨那样，麻絮絮变成青絮絮后脱落，才长出叶子。

微雨众卉新，一雷惊蛰始。每年二月二春雷响起，这类杨树似乎一夜之间努出串串麻絮絮，状若毛毛虫，垂挂枝

# 与巨杨为邻

头，招摇一番，渐渐随风坠落。此种状态往往保持一个月，学校保洁人员也跟着忙碌起来，清明基本落光，慢慢鼓出新叶，初呈浅白色，渐渐变碧绿。

入夏后，大树浓荫如盖，一片葱茏，密密麻麻的叶子交错纵横，筛下斑驳的碎光。体育课上，学生总爱偷偷躲到树下蹭凉；后勤师傅搬个马扎坐在树荫下修理桌凳；下课的老师也时不时来此读书看报、交流学术……这棵大树就这么不卑不亢，默默付出，始终释放生机和活力，为大地奉献绿色和阴凉。从芒种开始，偶有早衰的叶子零星凋落，如同离乡的游子，开始天涯孤旅，四处飘零。

秋风萧瑟天气凉，草木摇落露为霜。一入秋季，树叶一天比一天枯黄，纷纷飘落，就这样今天落两片，明天落三片，霜侵雨打，秋风扫落叶，大面积簌簌坠落。等到西风吹落最后一片叶子，就到了大雪节气，杨树脱去繁华的外衣，露出铁青色躯干，抖落风尘，静静休眠，养精蓄锐，期待来年的复苏。

8年前，嫩叶初绽，我来到学校务工，住在锅炉房，与巨杨为邻。那些相伴的日日夜夜，它俨然一位忠诚卫士，为我站岗放哨、抵挡风霜酷暑。虽说半年的落叶带来不少麻烦，尤其落到屋顶的，隔三岔五被狂风吹起，钻入死角旮旯，不

便清理。可巨杨伐倒后，屋内立竿见影亮堂许多，但太阳一出来，失去巨杨遮挡的室内就热比蒸笼。

岁月如歌，40多年一晃就过去，大树与房屋早融为一体，檐板已嵌入树干10厘米，致使树干向两侧邪长，紧紧包围檐板。特别是一刮大风，树撼房屋，屋内墙壁脱落，安全隐患日渐凸显，这直接决定了它走向毁灭的宿命。

退休教师梁启家回忆，这棵树栽于1981年，当时学校还叫西郊学校，“三杨”（校长、书记、教导主任均姓杨）主事，那次一共植树100余株。后来，随着校舍不断升级改造，绝大多数杨树在建设中相继遭不虞之斧钺。这棵是幸存者之一，长得最粗最壮。如今在两座教学楼之间，还挺立着6棵大树昂扬向上，与四层高楼房抢阳光争高低。

这棵大树诞生于改革开放初期，挺立校区接近半个世纪，目睹了校名从西郊学校到红旗西路学校，再到盐湖区实验初级中学，直至现在的运城中学教育集团实验校区的更替嬗变，见证了学校一步步发展壮大。树身的累累疤痕，铭记着学校的探索步伐和光荣历史。

风吹过空荡荡的锅炉房前，仿佛还能听到巨杨的轻轻低语，这是一场不得不有的告别。

心语

## 夏县泗交避暑有感

□刘建政

(一)

烈日暴晒毒焰灼，千里热浪掀巨波。座座楼窝点火炉，排排住宅滚油锅。幸有泗交消夏地，苍峰翠岭林满坡。涓涓溪流湿润送，葱葱绿荫凉风拂。农家小院民宿居，依山傍水建客舍。不用空调电扇吹，舒适雅静安乐窝。夜半户户鼾声起，山谷轻飘夏凉歌。

(二)

群山环绕绿满目，鸟语声声鸣空谷。流水潺潺滋青野，凉风嗖嗖拂肌肤。山上山下两重天，温热相差十几度。早晚无有蚊虫叮，清爽惬意意舒适。空气清新过滤净，天然氧吧洗肺腑。一条河流一曲谱，一座山脉一画图。河东避暑何地去，泗交山水好居处。

## 夏夜

□袁有生

骄阳似火  
总念想老槐树下的阴凉  
柳絮池塘碧波荡漾  
孩童在笑声里戏水闹唱  
蛙声蝉鸣  
呼唤着习习凉风  
老黄狗涎舌蹲在树旁  
人们围坐在草席上  
谝闲聊天侃大山  
把头上的草帽卷成蒲扇  
家常絮语顶嘴抬杠  
忘记一天的疲劳  
花婶端来切好的三白瓜  
分给众人品尝  
赶鸡进窝  
喃喃着天气的变化  
光屁股的小子牙牙学语  
一摇一摆  
迷糊了家门的方向  
逗乐了树下的爷爷奶奶  
伸手摸摸孙孙的亲脸蛋  
月上柳梢  
萤火虫提灯照路  
清凉祥和的夏夜  
总叫人恋恋不舍

真晴

□张秀红

周末休息，我回村看望爹娘。

年轻时忙于家庭、工作，回去次数少。现在孩子大了，自己也快退休了，手头的事少了，爹娘却也老了，是时候常回家看看耄耋之年的老人了。

一早到家，爹娘就端出精心准备好的早餐。这不知热了多少回，虽不算丰盛，吃着却无比可口。一家人围着饭桌有说有笑，满是温馨。

饭后收拾饭桌时，我无意间瞥见桌边放着一小袋马齿菜，那是地里常见的野菜。

小时候家里条件不太好，马齿菜长出来后，娘总爱在蒸馒头时，随手放一碗拌好的马齿菜粉条一起蒸。刚出锅的馒头就着这菜，我们吃得满脸幸福。后来日子好了，我们都在城里安了家，野菜渐渐淡出了餐桌。如今想吃一盘野菜，也不是太容易的事，爹娘老了，地早承包给了别人，偶尔见到几苗野菜，还怕喷了农药。所以看到这袋马齿菜，感觉很是亲切。

情调

## 三爸的马齿菜

娘说：“那是你三爸昨天中午送来的，我还没顾上淘洗。刚好你们回来了，你们姐弟三个走的时候，分着带些。”

正说话间，就听到三爸在院子里喊我的乳名。我赶紧跑了出去，见三爸正提着一袋马齿菜，被太阳晒得通红的脸上挂着细微的汗珠。看见我，他笑着说：“早上进村，瞅着像是你回来了，正进家门呢。知道你们喜欢吃野菜，就从地里拔了点。其他没有，马齿菜多的是，没打农药，放心吃。”

这时，姐和弟听见三爸的声音，也从房间出来。三爸一看，乐了：“哈，没瞧见峰和红红也回来了，这怕有点少了。等一会儿吃完饭，我再去地里拔些，你们都拿点。”

姐急忙说不用麻烦，天气太热，这些就足够了，分开拿些就行。

唠了几句家常，三爸也顾不上坐一会儿，就匆匆回去了。

下午天凉快些，我们姐弟三个准备各回各家。这时，娘像变魔术般，又拿出一大袋马齿菜：“刚才你三爸又拔了一袋送来，见你们几个在休息，就没打

扰。正好三袋，你们一人一袋。”

三爸属马，刚好比爹小一轮，他也七十多岁了。退休后闲不下来，和三妈把自家田打理得井井有条。爹娘年龄大了，我们常不在身边，多亏了三爸三妈常去照看，送点自家种的蔬菜水果，或者三妈做了啥好吃的，也都会给爹娘送去。我们姐弟每次回老家，爹娘也会第一时间催着我们去看望三爸三妈。

爹娘不习惯随手带手机，有时有事联系不到，我们就急忙呼叫三爸。三爸不论多忙，总会第一时间跑去找到爹娘。所以，只要有三爸在，我们心里就踏实。

回到家，看着放在客厅里这一大袋马齿菜，想着这么热的天，我们姐弟三人躲在空调房里，甚至都不愿意出房门一步，可三爸却顶着大太阳从地里往返两趟，就为了让他的侄子、侄女们吃上一口新鲜的野菜。他不顾炎热酷暑，不顾满脸的汗水……想到这儿，我的心里五味杂陈，感到既幸福又内疚。

我想，这大概就是亲情吧，永远也割舍不断的牵挂！



暑假

## 暑假

□武青山

儿时 暑假  
麦场上追逐星星的黑眼珠  
从草垛缝隙里漏出晴朗的欢笑

晌午 河边 石子路  
看瓜爷爷的吆喝  
追着光脚板的脚印跑  
水草偷偷爬上额头  
成了小脑瓜的伪装

傍晚的风  
翻过矮矮的土墙

喇叭花抖落的清香

不小心 呛了妈妈唤归的嗓门

葫芦瓢舀起井水的凉

竹席圈住一院星光

葡萄藤下

紫烟轻轻摇晃

竹椅摇着奶奶的蒲扇

哼出吱吱扭扭的旧时光

村口老槐树

蝉蜕里藏着

暑假最后的吟唱

那年的月光

早被时光锁进池塘

凉得像未拆的过往

我在他乡

翻晒记忆的底片

梦里总有萤火虫

提着灯笼

丈量我回望童年的路有多长

夜空突然划过流星

烫出一枚光的邮戳

正将我对暑假的滚烫怀想

轻轻投递



## 夏日公路

□王淑芬

沥青，蒸腾着白焰

舔舐裸露的臂膀

而你们，公路养护人

像从大地倔强生长的仙人掌

在毒日焦烤的公路上

将身姿舞成昂扬的旗

只为车流驶过平安旅程

汗渍在古铜的脊背上

结晶成盐霜

闪耀着七月的锋芒

沉默的誓言

熔铸进每一寸滚烫的脉管

深深

深深奔入这延伸的版图

和一群哲学家争辩之后

我在思考

修路人和行路人的哲学关系：

道路即存在之基

养护即共在之证

行走即价值回响

而这群公路人

并不在意哲学

他们以路面为题

以路肩为界

在蜿蜒无尽的路上

挥洒如墨沥青  
每一颗有理想的石子  
都被排队夯实成平展路基  
铺平、抹匀、压实  
明天会有无数车辆驶过  
车内应该开着空调  
播放着《明月清风》  
还有《人说山西好风光》  
铺完路基  
回身再给路的两旁  
浇水、培土、施肥  
期待从此  
每年三月到十月  
路的两旁鲜花盛开  
路上行人  
心情舒畅